

“远去的村落”之庞村镇(上)

如果老爹没当官

□记者 张丽娜



庞村镇街景

前几日审理的李天一等人涉嫌强奸案虽还没有最终宣判,但李天一是个混球儿青年毋庸争辩,用咱洛阳话说,揍他八百“门儿”(意为回、次)都不解恨。

但从某种意义上讲,李天一又是个倒霉蛋儿:倘若他爹不是大名鼎鼎的李双江,他这丢人事件可能不至于闹得沸沸扬扬、举国皆知。

庞村镇的由来,据说跟一个类似李天一这样的“混球儿倒霉蛋儿”有关。

庞村镇位于伊滨区东部,过去属于偃师市管辖,民营经济发达,保险柜、档案柜等钢制家具行销各地。

伊滨区拆迁改造开始之后,庞村人略有失落。然而乐观者很快找到了心理安慰:投资70亿元的碧桂园项目要落户此镇,大企业进驻代表着新的发展机遇,愁啥?

读过几本书的老辈人,甚至断定这是命数:庞村本就不叫庞村,而叫“伊滨庄”,现在被划入伊滨区,只是回归宿命。

故事得从久远的过去说起。话说伊滨庄出了个名叫庞参的大官。此人廉洁奉公,偏有个不成器的孽子,名唤庞长,仗着父亲位高权重,

横行乡里。

一日,庞长在庄上打猎,骑着高头大马,肆意践踏庄稼,撵得庄户们东逃西散。一个老汉躲避不及,被庞长撞翻在地。老汉嘀咕了两句,被庞公子听到。庞公子恼羞成怒,吩咐随行家丁将老汉乱揍一通,老汉呜呼哀哉。

庄户们痛恨庞长的恶棍行径,联名上书,将其告到了官府。洛阳县县令怕得罪庞家,将“皮球”踢给了河南府;知府大人也不是吃素的,又将“皮球”踢回了洛阳县……两边正推来推去,庞参巡视驾到,阅罢卷宗,不由得五内俱焚。

知府怯怯上奏:“被告说,他是庞大人的亲生儿子,不知是否属实?”

庞参沉默数秒,果断回答:“我不是他爹!我虽是洛阳人氏,也系庞宗,但祖居不在伊滨庄。被告冒认官亲。”

知府大感讶异:“那么,大人仙乡何处?”

庞参随口编了个地名:“庞村。”

既然如此,事情就好办了。此案很快了结,庞长被斩首示众。

庞参痛彻肺腑,昏倒在地。河南知府事后方知实情,吓得魂飞魄散,连忙跑到庞参跟前请罪。那庞参嘶哑着嗓子,只说了一句:“你秉公而断,值得嘉奖。”

后来,庞参告老还乡,常在伊水边垂钓,消愁解忧。乡亲们感佩他大义灭亲的义烈风范,就将他随口编造的“庞村”,当成了村庄的正名。

有人说,法律的可选择性,是法律失却公正平等的根由;法律若掺进人情,难免失真。这便格外考验掌权者的“人情味”:人们都希望他更不近人情一些,更六亲不认一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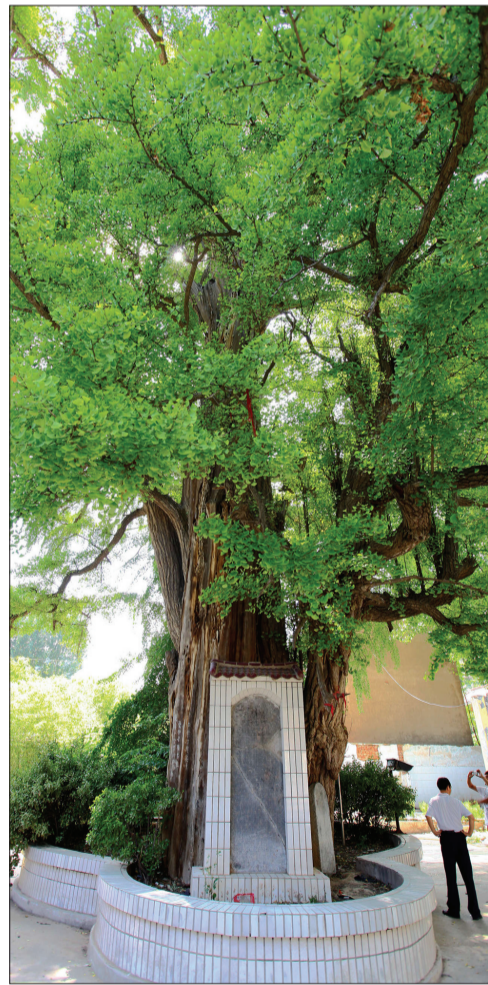
无情处方显有情,庞参无疑经受住了考验。然而有人由“他究竟是不是某人的儿子”来判定他当不当斩,却又是法律的悲哀。

走近古树名木

千年银杏树
万载姐妹情

洛宁县故县乡政府院内有两棵银杏树,俗称姐妹树,树龄2700多年,至今仍枝繁叶茂。高的那棵高达35米。东边那棵的树干周长为6.73米,西边那棵的树干周长为6.45米,冠幅达18.5米。

银杏树又名公孙树或白果树,裸子植物,系第四纪冰川期遗存之物,属珍稀濒临灭绝物种,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。魏鹏 摄



走进“历史之门”,我们领略了洛阳古建筑的丰富内涵。接下来,我们在继续寻访古建筑之门的同时,还将聚焦河洛大地上的古树名木、古街道、老民宅、旧窑院、古亭台、古城堡等,敬请关注,欢迎投稿或提供线索。

■ 投稿邮箱:wbheluo19@163.com
■ 电话:0379-65233687

【娜说河洛】

【河图洛影】

趣说洛阳话(5)

洛阳人的“半自动”

□姚智清

这里说的“半自动”,不是指杀伤性武器,而是指带有洛阳口音的普通话。

洛阳人说普通话时,会顽固地将地方音和土语带出来,上了年纪的人少有能把普通话讲标准的。

我上学时,去商店买糊墙的白纸,营业员很热情地用普通话告诉我:“这纸有点儿枯蹇!”这是典型的洛阳方言,让我差点儿笑出声来。

普通话与方言的主要差别一在语音,二在词汇,你用普通话的调子就得用普通话的语音和词汇,稍不留神加了洛阳话的音和词儿进去,那就明显成了“半自动”。比如你说“来,咱们一起走吧”,这叫普通话;如果你非要讲成“来,咱

们一门齐儿走吧”,这就成了“半自动”。

洛阳人爱开玩笑,常拿自己和身边人开涮,图的就是一个乐。有一天,几个朋友凑在一起,学起了“半自动”。一个人学我们单位的门卫接电话:“你找谁嘞?他秒搁这儿汤儿呀!”另一个人也学洛阳话:“树上咕堆着俩小虫儿,一个对另一个说:你往那边儿起咕堆咕堆……”学得活灵活现,笑得人直不起腰。

有一次我和闺蜜逛街,看中一个发卡,正犹豫不决,年轻的女售货员说:“买吧买吧,你瞅这塞气,这亮豆!”我俩一愣,半天才明白过来,她说的是“这色气,这亮度”。

哈哈,原来又是一个“半自动”!

【老洛阳话】